



大學衍義

九

□ 12  
3615  
9

濟次



門口 12  
號 3615  
卷 9

大學衍義卷之十七

宋 學士

明 史官

真德秀 彙輯

陳仁錫 評閱

分類 327  
卷號 10(20)  
通符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

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恃其射也

射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困熊髡

大學衍義

卷十七

姦雄竊國之術

十一



尅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

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

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斃也殺

羿而盡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

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

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

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爲使羿無從

禽之荒則茲心未愒猶有時而覺也故又虞羿

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

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

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簒

盜如寒浞者况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

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此爲防後世猶有湛音

于酒色而舉國投入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田乞事齊景公爲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太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

惟其言近  
似故竊推  
靡其

益疆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  
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  
荼是為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  
晏孺子專齊政乞卒論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  
太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  
是為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  
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及公族  
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安平琅琊皆邑名自為  
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論成子盤立使其

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  
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雖無大  
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  
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焉公厚斂焉陳  
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愾陳氏而不亡  
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  
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  
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施於國人而

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  
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  
得擅則太分明而人心一雖百曰氏其能竊國  
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  
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  
田乞因王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  
之太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  
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  
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崩滅而人莫敢問越再  
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  
既久則不可為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  
至於篡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  
臣易世則危蓋言顯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  
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  
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  
平子各意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  
如逐昭公至於師昭炎之於魏懿始  
莽篡位曹操專政至於懿師昭炎之於魏  
不篡位是為魏文帝皆以其漸取之  
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

推原本末。出其不覺。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太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為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

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而請呂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為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一日薨。諡孝文王。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二年。薨。太子政

為王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  
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太賈蓋太盜也方其見子楚  
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  
子楚之國為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  
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  
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  
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而飲  
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  
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

欲而非非強也其怒也偽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  
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  
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  
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  
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  
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  
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  
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  
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  
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

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  
 于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  
 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  
 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黃代芊其竊  
 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  
 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茲臣用  
 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  
 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為恭儉成帝封莽  
 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勅爵位

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  
 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  
 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  
 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  
 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立。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  
 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  
 遺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  
 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



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  
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  
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  
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  
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念入於罪為  
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  
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  
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

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  
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眾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  
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  
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已之權而可以行已  
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任文之於杜佑  
其術略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  
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內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  
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  
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

則涕泣固辭姦偽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况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因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戶為太傅賜安漢公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且親

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顯國顯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一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其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太后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

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於內之故智也。  
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  
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  
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  
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夕多在選  
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殖  
與衆女竝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  
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太  
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

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  
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  
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  
后厥後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頡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  
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  
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  
一出於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  
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  
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中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為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為漢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之服樂垂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距鬃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

故事云

莽先所白遺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酖之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

又稱符命。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淫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僞。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慎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篡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

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顯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為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兔，其嫌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主，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為難察。臣故略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

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之十七

大學衍義卷之十八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

本為商遼  
樂而至殺  
穆何毒也

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  
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為  
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  
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  
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  
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東之穆於咸陽  
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  
欲畔者眾。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

傑俊相立為侯主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  
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  
世，欲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問，  
即深贊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  
也。夫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  
于色，淫鹵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  
昏明，本不難照。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  
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  
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目便也。安枕肆



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生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為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為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

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略地，過去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益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縱也。睢，仰目貌。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

孰能然此

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唯明主為能深督  
輕罪夫罪輕且督深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  
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  
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疾同故明主能於此  
三者而獨操生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殺  
入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歿人日積於市二  
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不而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

但謂秦二  
世而亡不  
知姦臣所  
以亡國者  
如鹿其不  
易

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  
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  
無所容足而為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  
理哉臣謂斯尚之言皆斷喪秦室之斧斤後世  
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  
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  
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是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  
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專

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驗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中。自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與之交未  
善者可為  
殿

高聞丞相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豈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讓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坐朝。居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閑。謂無事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諷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乃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力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為帝。而丞相貴不

此其意欲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旁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優俳之觀。觀音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有邪泆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以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止於高者？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怪其玩弄于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斯死則高之為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高之，吁可畏哉！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為中丞相之名。

內而宮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未為齊簡公直須時耳。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臣皆畏高。

趙高畏高恐不因此事

臣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止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

未如之何也已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sub>邯亦秦將</sub>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已屠武關<sub>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sub>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婿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為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逸樂之效至于

臣按趙高之工為諛說。二世必以為愛已也。孰知其睥睨。璽轂欲取而代已哉。斯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剡取其略。欲入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闕臣視之。故也。恭顯之驕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戶之轉。若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明習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

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人。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詭辯姦說。詐恨。睚眦。忤恨。達忤。而怨恨。睚眦。怒。自相視貌。怨之小者也。輒被以危瀆。被。加。天。也。

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

所欲也。則使同列十人先陳其詐。微視昭侯所  
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作者。以  
其能規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  
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  
宣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  
陳王事望之建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為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為加官。朝臣如此則入朝  
內朝。故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  
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拾遺謂不君言行或有遺  
後世以為為諫官之名。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所欲匡

建

庸人者為人所必用

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克位而已。言但備位。無所建明。由此與望  
之有隙。石顯又與高相表裏。常獨侍故事。不從望之  
等。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  
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  
之有隙。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  
細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恭顯權建白宜罷中書官官路是大與恭  
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  
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

此致知格物之不可

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  
 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  
 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  
 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其罪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去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說害忠  
 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  
 移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  
 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  
 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

惟自為朋  
 竟故言人  
 朋黨惟言  
 人朋黨故  
 益固其朋  
 党若子  
 何欲而何  
 畏哉亦  
 何哉

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  
 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  
 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  
 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  
 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  
 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  
 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  
 人貿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內深賊持詭辯  
 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懵然曾不之察其  
 誣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



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詐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退之徒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

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上膳上欲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節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爲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爲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爲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而者使用此心於爲忠爲善其益可勝旣邪

此元者善之長而必曰乾元亨利貞也

故曰小人挾材以爲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傳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悔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爲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時石顯專權是時弘恭已死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

大學後集 卷一  
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  
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  
君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  
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  
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  
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  
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  
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  
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一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  
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

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  
螽蟴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  
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  
所在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又以為不  
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人視今  
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  
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若是矣房指  
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諫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  
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宗各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宜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爲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微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且盛中外大權旣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惡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盲之疾藥之不能達傳音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

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而則容養亦亡夫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能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與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爲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爲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娶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言奉使往該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臣願歸樞機職受後

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貨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為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貢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

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  
可歎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  
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者乃使人致意深  
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謂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  
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已過而掩衆言後王鳳  
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竝見郎  
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

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  
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即位

休權之子

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

貴寵用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欲與祭酒

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陰言

已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畧徧但欲與

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

故不欲令人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

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政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

廢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入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儉邪用心不謀而合大抵如此然後之姦臣

惟誠意耳以知不誠之意惟正心可以知不正之心

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經緯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多蔽蒙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今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克自文帝時寵任用事

文帝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謚為帝賈克為昭弒魏帝髦以成晉篡克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篡魏為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克為人巧

諂與太尉荀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紇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求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克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

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克不協。克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畧者以鎮撫。」帝曰：「誰可？」愷因薦克。純亦稱之。遂以克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克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克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因為馮統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晉三公為太子妃。克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顛等

皆稱克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克復居舊任。

臣按賈克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輔成篡

弑之事，在晉室則為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

用事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

克一出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涼之行，且赴鎮

矣。而荀勗為晝結婚之謀，且力稱克女之才德，

於是克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

后德然內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

勗諸人更相從，史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

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蓋姦臣用事，未有不內結



宮闈外交羣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死立而晉  
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為禍在夕陽亭之一語  
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克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克欲專名勢而忌愷乃  
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克因與荀勗等承間  
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  
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  
則陰排之賈克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  
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克欲

送吏部  
尚書以行  
其傾陷之  
術小人險  
如此

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直在東宮是欲  
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  
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  
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詐既行遂以專擠之而  
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  
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彊相  
而因薦昌公孫洪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  
於武帝使為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  
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彼一人逐之以  
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

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一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克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暇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主悅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能伺候上意而為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

以功實不以承迎已意為善而以規弼已過為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睚眦於前界伏如鼠出則橫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真也哉

太子侍讀徐摘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乘間自上摘年老憂泉石意在郡自養上謂摘真欲之遂出為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顯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顯其

奪臣爵而  
贈以泉石  
意何厚也

君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膠木如蠶斯則不肖專其失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則不肖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已右者得進而分其寵。故雖區區一徐摛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其言曰。摛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言而質之。摛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爲此者。蓋揣帝之意惟已。是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姦臣顯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之。如异者蓋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

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

內不自安據河

南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字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

物意亦顧其還故早

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宗室子。淵明亦遣人奉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官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二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爲通啓。景於是始爲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卿朱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

**卷動底**

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射。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二月城陷。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爲景所篡。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爲阿諛取寵倖，至謀國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覘。侯景之降，納之非策也。异揣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爲諂語，以媚帝矣。及景使之來，果云來降之謀，決于乙卯，蓋异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神之，豈敢奪其鑒使，憤焉若是邪？夫景之叛魏

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昇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昇本儒生，豈蠢然無識者。其爲此也，特欲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用於一時，憊憊焉。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暇爲國忠謀。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昇，而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歿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觀其臣

之邪正，太畧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昇爲大臣，而導諛黷貨，兼有二罪。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險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十八 終

大學後集卷十八  
 三  
 以上前集卷之十四  
 與五十一卷之末其後集卷之十四  
 人而又不復知其所以然者不復知其所以然者  
 之原五木等意一也其所以然者不復知其所以然者

